

今個月舉辦了兩場監聽喇叭搭配Hi End器材的示範會，我不敢說這次示範效果是絕頂讚聲，但看從現場發燒友的反饋，我相信他們至少是沒有投訴，過去參與過的示範會是代理預先設定好器材，我們到場就負責播碟，而今次我是有份參與前期工作，所以有很大的自由度，難得可以讓我盡情發揮，於是大膽地把這對監聽喇叭當做Hi End喇叭來玩，一開始就使用大幅度內斜角度，試圖找出人聲最幼細的焦點，很快我便把這對大監聽喇叭設好角度，這時的人聲是浮了出來，音場的深度也有了，可是中頻未夠我預期般通透，於是我用代理帶來的4條柏木條承高兩邊音箱，聲音馬上清澈起來，而且有點溫暖感覺，奈何木條會映得喇叭身價驟降，唯有轉用金屬錐形腳釘，正常來說，音箱每個角位放上一個腳釘就可以了，但我不想得到一種四平八穩的聲音，這樣太沒驚喜了，我的想法是兩個腳釘放於音箱的兩個後角，餘下兩個腳釘分別放在音箱中間和較前的位置，設好後工作人員急不及待要開聲聽效果，播放他經常聽的玉置浩二SACD碟，人聲出來時我看著他的表情已知道這做法是行得通，之後我繞行到工作人員的後面再聽，感覺效果就如平日在公司試音室般，人聲是從前面皇帝位直穿到我耳前，如是者，我們興高采烈地聽了多張考機示範CD，接下來，播放了一首是恐龍咆哮效果的歌曲，問題來了，我們都看到音箱好像微微在動，此情此景眾人衝上前扶著音箱並把腳釘轉為四角擺法，當然，聲音是少了點生氣，若然現場有多兩個腳釘我會嘗試每個音箱用上5腳，但是好聲也要顧及安全，喇叭擺位方面就此作罷，安心繼續碟，隔了一天回到現場，昨天擺放在中間的大梳化被推至後牆前面，數十張椅子填補了空間，這樣發現了第二個問題，就是皇帝位只有一個，其餘位置像懸單聲道，連我自己都覺得是有點過份，畢竟是自我感覺良好，沒有顧及他人，結果又要調整喇叭內斜角度，最終我也調至各人也接收的效果，可是我心裡仍然掛著組如小豆般大的軟孔焦點，說穿了是我幾樓實在而仔細的聲音，我沒想過監聽喇叭可以播出幼細效果，動態更是收放自如，除卻少了討好的Hi F味道之外，今次示範的配搭是意料之外地合拍，兩場示範會匆匆結束了，事後才發現原來自己在試音室浸淫得久便養成了聽聲癖好，做什麼也是朝往這方向，暫時是改不了！同時我也體會到，平日代理為示範會所花的心思實在不為外人道，下次在肆意批評別人設定的效果前，我會以這經驗為鑑，說人容易做就難矣！



直到今天我們仍會遇到一些「聽極唔明」的作品(不包括太前衛的現代音樂)，不過現在我的心態轉變了(當然也是因為老了)，不會再強迫自己去聽；因為我喜歡的、想聽的音樂已經太多了，有生之年也聽不完，何必勉強呢？所以，對有發燒友說不明古典音樂的，我會給他兩個選擇。第一個是(針對年輕的)，古典音樂是一個龐大的寶庫，如果你擁有一套聽音響，不去嘗試聽古典，就是自廢一半武功。只要你肯去嘗試，一定能聽出味道來。第二個選擇就是(針對不再年輕的)，你覺得好聽的便多聽，覺得不好聽的便不要聽，理它古典不古典！反正你喜歡的怎樣也聽不完！

不要忘記，這些都是善古的作曲家、演奏家，而且大多是以鋼琴為專業的；如果他們也說不明白，覺得悶，我們這些普通樂迷就不懂古典，又有什麼問題？我自己也算是資深古典發燒友，聽了幾十年，卻仍然會對某些熱門作曲家的熱門作品，聽來聽去也不會入心；總是聽了開始幾分鐘便遊魂聽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布魯克等的協奏曲卻沒有這種情況呀！於是我便迫自己，連續一個星期，每天聽一個樂章聽幾遍，味道便漸漸出來了。現在這協奏曲反而成為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！

「聽唔明！」，是很多發燒友對古典音樂的評語。但不要氣餒，不但我們普通樂迷聽不明古典音樂，很多大音樂家也未必就會「明」！

馬田很欣賞李斯特，但卻說不明白他的音樂，所以很少演奏他的作品；舒曼的太太，卡羅琳(鋼琴演奏家)覺得他的作品冗長，無組織，教壞人！布拉姆斯在聽李斯特自己彈著名的B小調鋼琴奏鳴曲時悶得睡着了！但華格納則認為那是很崇高的作品。舒曼把自己最喜歡的Kreiseriana題獻給蕭邦，後者似乎並不欣賞，只稱讚那琴譜的頁面設計精美！

文 | 披頭

古典？聽唔明！

